

# 剃头挑子：一个时代的记忆

□刘曰章

以前有句俗语叫“剃头挑子一头热”，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了，别说是十多岁的孩子，就是三十岁以下的一些人恐怕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剃头挑子，搞不明白为啥说“一头热”。想起这个话题还是源于儿子去剃头回来，爷儿俩对话之余不自觉地勾起了对童年时代剃头的一些零散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的人都经历过剃头挑子，对此熟悉得很，而我所居农村的人理发全是靠剃头挑子。理发的师傅不是每个村子都有，小村三五个村子才有一个师傅，而大村子比较幸运，或许会有两三个师傅。大多都是挑着担子去走街串巷招揽生意。如果在村子里两个理发师傅碰面了，其中一个选择离开，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两个理发师傅在一起并排或错开位置理过发，或许是不争抢生意的缘故吧，反正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是咋回事。

据史料记载，剃头挑子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源于清初颁布的剃发令。清廷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习惯，以满族发式及服饰进行强制性全国统一，所以剃发易服成为归顺清廷的象征。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前剃发表归顺之心。清军入关后颁布了强制剃发的命令，而遭到汉人的全面抵制，清军为了缓解矛盾，只好暂缓剃发令，天下臣民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为了稳定大局，深知“毛发受之父母，不能强求”的道理，尊重汉人的选择，做出了不许再强制剃发易服的决定，剃发令名存实亡。

其实那时候理发不叫理发，俗称叫剃头(刮刀刮)或剪头(剪子剪)，后来又发展到用手推子来慢慢地理。理发师傅的全部家当就在一担挑上，一头是暖暖的煤炉，上面是铝制脸盆，主要是烧热水用于顾客洗头。另一头是木制的货架，上面挂着磨刀的牛皮条和一面小铜锣(或铁条)，货架支柱中间夹着两个一大一小用线串起来的孔儿，下面则是三层或四层的抽屉盒。抽屉的第一层是装钱的，二层以下有毛巾、理发布、推子、剪子、刮胡刀、肥皂、梳子等。同时抽屉盒也是理发客人的板凳，再加上一个布垫也很舒适。

原先的推子都是手动的，用起来需要看师傅的技术，熟练的既快又舒服，不



熟练的可能会因为推子夹住头发拽得头皮发疼。熟练的理发师傅对付爱哭的小孩子有技巧，往往提前准备好小玩具拨浪鼓，需要哄孩子时及时递上，效果一般都不错。理发师傅干长了也有了自己的经验，比如哪个村子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又该去了?不用叫也不用打招呼，只要到了时候就主动来了，村子里的大人和孩子也随着养成了习惯。

那时理发的样式只有平头、分头和光头三种，平头一般是中年人和孩子，可以说是大众发型;分头一般是小青年，是比较时髦的发型，流行了一段时间;光头一般就是老年和部分中年人，除了喜欢外就是图省时间打理。师傅理平头用推子，光头用刮刀，而分头最麻烦，推子剪子都要有所体现。当然剪子是梳齿剪，就如同木梳样式，主要是对头发厚的地方打稀，好分头梳理。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早晨，大约八九点钟的样子，已经上初中的我听到大街上“当哪、当哪、当哪”的响声(一般称为唤头)，立即跟父亲要了钱，跑到大街上去理发。就在村子中间的大槐树下理发的师傅正在给邻家叔叔理发，我就坐在一边的石头上观看。

听着师傅手中理发推子像推土机一样“咯叽咯叽”掠过的地方，头发顺着推子倒下来，然后翻滚着再从理发的白布

上趟过一溜痕迹后落到了地上。望着师傅麻利的动作，弯腰转动的身体，频频遗落的断发星星点点地在理发师傅和邻家叔叔的身边布局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一会儿的功夫，被推子理断的发丝全部落下，师傅解开白布抖抖，接着又铺衬到了邻家叔叔的脖子上。接着是在胡须上及嘴角和鼻翼周边抹上白乎乎的东西，似洗衣后的浓浓的泡沫，又似一层白白的雪霜，或许以前没有关注过的缘故觉得很好玩。只见师傅拿起刮刀在牛皮磨布上“刷、刷、刷”几下，然后亮着明晃晃的利刃放在了邻家叔叔的嘴角边，“刷、刷、刷”又是几下的简单而又轻巧的动作，胡须亲着泡沫被无情地甩在了地下。

看着邻家叔叔理发后精神的样子，貌似变了一个人，不由得惹得俺心里也想到刮胡子，刚说出这个想法就被师傅拿下：“臭小子，小毛孩刮什么胡子呀，长起来了?来，坐下理发……”

时间过得飞快啊，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想当年懵懵懂懂的我也需要天天到胡子了。可惜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理发门头逐步成熟和扩展，剃头挑子再也见不到了。遗憾的是当年没有记住理发师傅的名字，也不知师傅还在不在?如果还在的话，年龄应该在八十岁左右吧，估计理发肯定是干不了了，或许和我一样只能沉浸在以前的回忆之中吧。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小说连载 68

## 记住乡村

□金海潮

(接上期)

满意爹和娘，金龙和金额，高家峪村来的四个人是客人，但因为辈份小被安排在下首先坐下。接着房老先生和他的两个哥哥，还有他的没出五服的叔叔房老黑依次坐下来。房老先生安排叔叔老黑和大哥坐在八仙桌的北面，老黑在东，大哥在西按辈分坐好。但房老先生这几天因经常骑驴出诊落下的风寒病又犯了，就把狼皮褥子又拖了出来垫在了椅子上，最后才坐下。

这一举动被他的老黑叔看见了，斜斜地看了一眼，一撇嘴，满脸不高兴地咳嗽了一声。房老先生的这位没出五服的老黑叔本身比房老先生大不了几岁，但是辈分就他最大，按垛庄人的说法是“萝卜不大，但在脊子上长着”没办法的事儿!所以房老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也得敬仰着他。

二嫂的爹和娘已经把八个干鲜果碟和茶水摆在桌上，金龙经常在外面吃酒席，这场面见过不少;但这么正式的上菜法金额还是第一次见到，感觉比较新鲜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低着头板板地坐着。满意爹依照风俗习惯，毕恭毕敬地先把用红纸卷了的换号庚帖呈给了坐在上首的房老黑。作为房氏家族的辈分最高的老黑，二嫂虽然在血缘关系上已经和他很远了，但乡下的家族观念甚重，让房老黑先看也是理所当然。

房老黑慢慢地拆开金额的庚帖，细细看了，指指一算忽然脸色一沉，说了一句让在座的人都冷了脸的一句话：“金额和我们二嫂八字相克，冲克尤甚，如强行婚娶必婚姻不幸、一人早亡。所以这婚事成了不了。”

高家峪来的四个人脸都成了腊色，紧张地盯着房老先生。房老先生也被惊着了，结结巴巴地问房老黑：“烦请叔叔再算一边，俩孩子果真八字相克?”

房老黑一听此言，脸色更黑了，腾地一下站起来。说：“你们若是不相信就去再找人掐算吧!这酒席我是不吃了，你这种小事都不相信我，是不是信不过我这比你大不了几岁的叔叔?怪不得你看坐在狼皮上，让我坐冷椅面呢!你是看不起我吧!”说罢，也容不得房老先生解释，离席拂袖而去。

一席人尴尬无言，稍顿片刻，金龙说：“诸位老辈，咱这样吧!咱不敢说老黑爷爷算得不准，但也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能不能再请一位会掐算的长者再给看一遍，万一有啥意外情况呢!咱也别耽误了俩人的喜事儿。”

二嫂娘早沉不住气了，拿过金额和二嫂的庚帖和金锁爷爷说：“爹，我去找毛家庄的车爷爷去看一下，我不信这么好的俩孩子能八字相克。”房老先生一挥手：“快去快回。”

二嫂爹和娘沉着脸急匆匆地去了。

这边酒席上房老先生开始打圆场，劝大家吃茶吃果盘，但大家谁还有心吃喝呢!于是都开始东拉西扯地海侃，消减席间的尴尬气氛。二嫂和金额最着急了，二嫂在厨房门口隔着酒桌焦急地和金额对望着，眼看着二嫂急得泪水都流下来了，金额也只能无奈地看着二嫂哭。

不大会儿，二嫂爹和娘哭着脸回来了。二嫂爹小声说：“爹，我车爷爷也算了，二嫂和金额的八字虽然没有黑爷爷说得那么严重，但确实相克，不宜婚娶。”

此话一出，像一声炸雷，把席上的人们都炸蒙了。满意爹作为媒人自然明白老辈人说的八字相克不能婚娶的道理，但还是试探地问房老先生：表叔，咱真信这个!这么般配的一桩婚事，咱别让这事耽搁了!房老先生低下头，抽着闷烟。

(未完待续)

# 学会感恩与共享

□翟伯成

深秋，丹桂飘香，丽风和畅。清晨，一缕温暖的阳光抚照在大地上，摇曳的小树，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仍强劲地生长着，你是否想到，要请人来和你一同分享呢?

当皎洁的明月将柳影漏印一片斑驳，如竹簟照水，静静泻在你的书案上，你是否想到，要请人来和你一同分享呢?

几天前，为征集《记忆胶济铁路》的史料，我们一起去了龙山街道办。本来，征集龙山火车站的史料是主要任务，但第二天谈的内容就多了起来。我采访了两位老者，其中一位是失偶的老人，他谈到了一件小事，却使我思索良久。老者无奈的表情，黯然的眼神，时至今日仍使我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老人会做饭，可是他很不爱做饭。他说：“比如包水饺，鼓捣半天，熟了，一个人又吃不了多少，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老伴在，她吃得香，我高兴;我吃得香，她高兴，那多有滋味?一个人实在不愿做饭，宁可吃粥。”现在老人做一锅小米或玉米粥，就着一棵大葱，吃三顿。我明白，老人不怕做饭，怕吃饭。

我觉得，当我们把几乎称得上挥霍的菜肴摆上餐桌，而如果没有共享的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那么，这顿饭还有多少味道呢?相反，如果有人共享，即使一块老豆腐，切一断章丘大葱，舀一勺儿甜酱，每人盛一碗小米粥，只要你的家人吃得快活，你的朋友吃得舒心，你的兴致也会很高，心情也会很好。所以，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那失去却找不回来的东西，比如健康、友谊、亲情。人们越来越珍惜共享，越有好吃的东

西，越是渴望亲人在，“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欲望是世界上弹性最大的东西，压缩一下是有好处的，如果把这种共享比作会餐，那么，我们应该感到，有多半是精神的。“会餐”的时候，有限的物质一般来说也就够了。团圆的情调、和谐的氛围则更为重要。

有时外出，每逢来到宜人之处，或路访灵山秀水，或游名胜古迹，因为是独游每每觉得遗憾。所以，外出的后几天，如斯的美景都忘在脑后，只有回家的渴望了。当暂别以后，才知道相聚的短暂，为什么没有及时好好品味呢?那散发着醇香的浓浓亲情。

曾经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当一个人只剩下自己，倘若他有了很多的钱，他也不会会有兴致晚上去数的，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话。有的人不甚理解共享的意义，也就很少懂得珍惜朋友、亲人的相聚。

一个人的奋斗，大而言之，为国为民;小而言之，我倒觉得与其说为自己，宁无说为亲人、为朋友、为同事。当你取得了成绩的时候，你一定想让你的亲人、朋友来分享。

有人说：作家要有与人共悲欢的冲动，要有强烈写作的冲动，要敢爱敢恨，用心血去写，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此言说的极是。一个写作者首先要学会感恩，学会珍惜共享，才能有充足的情感内涵，才能有激情写出好文章。

时逢盛世，国泰民安，这是何等的太平景象。多多感恩、珍惜共享吧，那既是你写作情感的源泉，又是你心灵宁静快慰之源。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 秋叶的告白



□裴珊珊

挥挥手告别葱茏的挽留  
路人肩膀递上秋的名片  
风萧萧中轻盈转身  
姐妹们牵手跳起华尔兹  
没有翅膀的飞翔  
应和着一呼一吸的节拍  
飞渡不了千江水万里路  
只想留下生命最美的样子  
撼动在秋天的记忆末梢

扎营在背风的地方  
数只黄蝶铺就新绿床  
大地母亲的石磨上  
碾作碎片  
吱呀的呼唤已迫不及待  
雨水雨水你若听见  
请悄悄带走上回家的路  
在泥土的怀抱里  
静听下次花开的声音